

Asian Criminology: The Concept and Paradigm

Jianhong LIU

Abstract: As the field of criminology mainly originated in Western society, scholars have modelled many contemporary mainstream theories and policy initiatives off of Western contexts. However, research in international comparative criminology shows that crime patterns, laws, justice policy, and practices vary across countries and cultures; the dominant theories do not often fit non-Western contexts. A critical challenge for criminology is to resolve the conflict between the universality of theories, a basic assumption of the sciences, and the cultural variations commonly observed across countries. Asian criminology offers one response to this critical challenge. Over the past 14 years, Asian criminology has developed into an influential subdiscipline of criminology, but international scholars continue to grapple with its fundamental concepts and paradigms. Therefore, this article seeks to clarify the concepts and paradigms of Asian criminology.

Keywords: Asian criminology, paradigm, Asian context

Author: Jianhong LIU is a Distinguished Professor at the University of Macau. He is the winner of the 2016 Freda Adler Distinguished International Scholar Award, conferred by the Division of International Criminology (DIC) of the American Society of Criminology, and the winner of the 2018 Academy of Criminal Justice Sciences' Gerhard O.W. Mueller Award for Distinguished Contributions to International Criminal Justice. He is currently the elected president of the Scientific Commission of the International Society for Criminology (2014-), the elected chairman of the General Assembly of the Asian Criminological Society (2016-), and a member of the steering committee of the Campbell Collaboration's Crime and Justice Group (2009-). Professor Liu was also the founding and honorary president of the Asian Criminological Society (2009-2015). He is the editor-in-chief of the *Asian Journal of Criminology* (Springer Publishing, SSCI indexed journal), the editor of the *Springer Series on Asian Criminology and Criminal Justice*, and a member of the editorial boards of more than 20 international academic journals, including top ranked journals such as the *British Journal of Criminology* and the *Journal of Experimental Criminology*. Professor Liu's primary research interests are comparative criminology and comparative criminal justice. He is a leading figure in the development of Asian criminology; much of his research focuses on crime and justice in Asia and China. He has authored more than 180 academic publications.



亞洲犯罪學：概念及範式

劉建宏

[摘要]犯罪學起源於西方社會並主要在西方社會發展，目前統治著犯罪學學科主流的理論和政策倡議也大多是在西方的境況下提出和發展的。然而，國際比較犯罪學研究表明，犯罪模式、法律、司法政策和實踐因國家和文化而有異；主流理論在非西方國家往往不全適用。犯罪學面臨的一個關鍵挑戰是解決作為科學基本假設的理論普遍性與在不同國家和背景下普遍觀察到的文化差異之間的衝突。亞洲犯罪學是對這一嚴峻挑戰的回應。在過去的十四年裡，亞洲犯罪學已經發展成為犯罪學中一個有影響力的分支學科，但國際學者對亞洲犯罪學的概念和範式仍存疑惑。因此，闡明亞洲犯罪學的概念及範式是一項必要且迫切的工作。

[關鍵詞]亞洲犯罪學 亞洲犯罪學範式 亞洲境況 亞洲範式理論

[作者簡介]劉建宏，澳門大學特聘教授。2016年美國犯罪學學會國際分會“Freda Adler傑出國際學者獎”獲得者，2018年刑事司法科學院“G.O.W.穆勒國際刑事司法傑出貢獻獎”獲得者。現任國際犯罪學學會學術委員會當選主席（2014—），亞洲犯罪學會大會當選主席（2016—），康拜爾合作組織犯罪和司法領導委員會委員（2009—）。劉教授是亞洲犯罪學學會的創始人和榮譽會長（2009-2015）。他是『亞洲犯罪學』（Springer出版，SSCI索引期刊）主編，“*Springer Series on Asian Criminology & Criminal Justice*”叢書編輯，以及20多個國際學術期刊的編委。包括著名期刊如『英國犯罪學』和『實驗犯罪學』。劉教授的主要研究興趣是比較犯罪學、比較刑事司法以及經驗法學。他是“亞洲犯罪學”概念的倡導者和相關研究的領軍人物。他的大部份研究集中在亞洲和中國的犯罪和司法問題上，著述、發表學術文章和書籍合共190餘篇、部。

引言

犯罪學起源於西方並主要在西方發展，尤其在美國得到進一步的發展，並獲得豐碩成果。犯罪學的理論和政策倡議也大多是在西方的境況下提出和發展的。然而，比較犯罪學研究表明，犯罪模式、法律、司法政策和實踐在不同的國家展現出了不同的表現形式；主流的犯罪學理論在非西方國家應用時往往出現行不通或者與理論不符的情況。因此，犯罪學面臨的一個關鍵挑戰是解決作為科學基本假設的理論普遍性與在不同國家和背景下普遍觀察到的文化差異之間的衝突。

當然，有多種方法可以應對這一挑戰。許多西方理論學者最常採取的回應是假設他們的理論具有普遍性，但偶爾也會討論例外情況以及在不同文化下進行調整的必要性。其他的犯罪學家則質疑西方學者理論的普遍性；一些人進一步提出理論依賴於文化。有著批判意識的犯罪學家批評西方的統治地位，並將其根源追溯到殖民歷史中西方國家凌駕於非西方國家的歷史；有些人則批評西方知識的霸權。無論如何，亞洲犯罪學的興起可以理解為對這一嚴峻挑戰的回應。^{①②③}亞洲巨大的文化、政治、經濟和社會的多樣性顯示出理解特殊性的必要，並對普遍理論的建立提出了挑戰，也為發展犯罪學提供了巨大的機會。^④

亞洲犯罪學可以定義為“亞洲背景下的犯罪和司法研究”。^⑤這個定義指出了亞洲境況在發現事實和想法方面所提供的優勢，這些事實和想法往往被傳統的犯罪學範式所忽視。犯罪和司法的許多理論維度和層面在西方境況下並不明顯，但在亞洲境況下則很是明顯。因此，犯罪學可以通過研究亞洲的犯罪和司法來獲得增長。亞洲犯罪學的定義強調，對境況的深入研究比研究地理或不同群體的界限更為重要。亞洲犯罪學的方法是“以境況為中心的方法”。^{⑥⑦}其使命不僅是發現亞洲境況下的新知識，而且還揭示這些亞洲發現的更廣泛影響，以提高對犯罪學發現的普遍理解。

一 亞洲犯罪學的發展

在過去的幾年中，國際學者目睹了亞洲犯罪學的快速發展^{⑧⑨}。經驗數據表明，亞洲犯罪學學會建立後，亞洲的犯罪和司法研究迅速增加。^{⑩⑪}利昂·穆薩維（Leon Moosavi）得出結論，“亞洲犯罪學源於2006年亞洲犯罪學學會和『亞洲犯罪學』雜誌的建立，但一直沒有提出一個範式，直到劉建宏於2009年發表了『亞洲犯罪學—挑戰，機遇和方向』。”^⑫

因此，2009年對於亞洲犯罪學家來說是特殊意義的一年。首先，亞洲犯罪學會（Asian Criminological Society, ACS）是在2009年成立的，它已經舉行了13年的年度會議。第一次年度會議在澳門大學（2009年）舉行；第二屆年度會議在欽奈（印度，2010）舉行，之後是台北（2011），首爾（韓國，2012），孟買（印度，2013），大阪（日本，2014），香港（2015），北京（2016），凱恩斯（澳大利亞，2017），檳城（馬來西亞，2018），宿霧（菲律賓，2019），京都（日本，2020/2021），古吉拉特邦（印度，2022）。第14屆會議定於2023年在斯里蘭卡舉行；第15屆會議將於2024年在菲律賓馬尼拉舉行；第16屆會議將於2025年在澳大利亞布里斯班舉行。

①④ Liu, J. (2009). Asian criminology—challenges, opportunities, and directions. *Asian Journal of criminology*, 4, 1-9.

② Liu, J. (2019). The New Asian Paradigm: A Relational Approach. *Journal of Criminal Investigation Police University of China*, (5): 5-13.

③⑤⑦⑪ Liu, J. (2022). Asian Criminology—Elaborating Its Concepts, Approach, Paradigm, and Future. *Asian Journal of Criminology*, 1-9..

⑥ Liu, J. (2021). Asian Criminology and Non-Western Criminology: Challenges, Strategies, and Directions. *International Annals of Criminology*, 59(2), 103-118.

⑧⑫ Moosavi, L. (2019). A friendly critique of 'Asian criminology' and 'Southern criminology'. *The British Journal of Criminology*, 59(2), 257-275. <https://doi.org/10.1093/bjc/azy045>

⑨⑩ Belknap, J. (2016). Asian criminology's expansion and advancement of research and crime control practices. *Asian Journal of Criminology*, 11, 262, 249-264. <https://doi.org/10.1007/s11417-016-9240-7>

此外，2009年“亞洲犯罪學—挑戰、機遇和方向”^①發表在『亞洲犯罪學』雜誌上，該文章提出了亞洲犯罪學的概念，並討論了亞洲犯罪學的主題；比較西方和亞洲的不同特徵，以爭論亞洲環境的特徵。討論了亞洲犯罪學發展的挑戰、優勢和機遇；並討論了未來的方向，預期了亞洲犯罪學成長的道路。

二 亞洲犯罪學的使命

儘管目前的犯罪學發展狀況良好，並且在許多方面都取得了成就，但對犯罪學當前狀況，仍有學者心存批評和擔心。然而，正是這些局限性使得亞洲犯罪學得到了能夠為國際犯罪學發展做出貢獻的好機會。而且這也是亞洲犯罪學的使命。

（一）當前犯罪學學科的主要局限性

傳統犯罪學的主要局限性是它對於非西方國家和境況沒有給予足夠的關注。卡特婭·弗蘭科·阿斯 (Katja Franko Aas) 指出：“因此，全球並沒有將自己呈現為一個光滑、統一的面，或是一個通過縮放功能可以訪問的內在平面，而是作為一個動態多重的表面和構造邊界。”^②犯罪學中有一個新的流派把世界化分為北方和南方^③，而我傾向於使用“西方”和“非西方”的劃分。無論如何，犯罪學中全球‘南方’或非西方的缺席“有三個後果：其他社會過程的意見和視角被排除在外，非大都市的經驗被抹去，從‘週邊’收集的資料被北方的概念和方法所框定和告知”^④。當前的犯罪學主要基於西方理論，大多數犯罪學理論的經驗研究在西方境況下進行了檢驗。儘管有非西方境況下研究，但其中大多數都是在測試西方理論在非西方社會中的應用，而不是發展適合當地社會狀況的理論。

另一個局限性則是影響有限。大衛·加蘭 (David Garland) 指出，“實證研究和犯罪學知識被降級”^⑤且“未對當代犯罪和懲罰政策產生很大影響”^⑥。然而大多數理論都只是顯示出常規的犯罪規律，而不是提供政策建議。托馬斯·J·伯納德 (Thomas J. Bernard) 等人也認為“犯罪學家面臨越來越大的壓力，需要證明理論與犯罪趨勢之間的關係以及理論與政策之間的聯繫”。^⑦

此外，犯罪學的經驗研究方法與法學研究中的教義學方法大不相同，導致犯罪學和法學之間的溝通有限，這很難對司法系統或政策產生重大影響。諸如對李斯特鴻溝與羅克辛貫通等命題的爭論，刑事政策與刑法的關係仍待研究，進而使得犯罪學難以通過與刑事政策的交流與刑法產生聯係。

（二）呼籲發展非西方犯罪學

如今，越來越多的學者注意到非西方社會中犯罪研究的空白。前美國犯罪學會會長史蒂文·梅辛納 (Steven Messner) 呼籲發展對非西方社會更為敏感的概念。^⑧犯罪學最高獎項“斯德哥爾摩犯罪學獎” (Stockholm Prize in Criminology) 獲得者約翰·布萊特懷特 (John Braithwaite) 指出了西方可以向亞洲學習的領域。^⑨英國犯罪學會前會長桑德拉·沃克拉特 (Sandra Walklate) 也

① Liu, J. (2009). Asian criminology—challenges, opportunities, and directions. *Asian Journal of criminology*, 4, 1-9.

② Aas, K. F. (2012). 'The Earth is one but the world is not': Criminological theory and its geopolitical divisions. *Theoretical Criminology*, 16(1), 14.

③ Kerry Carrington et al. (2016) "Southern Criminology", *British Journal of Criminology*, Volume 56, Issue 1, January 2016, Pages 1-20, <https://doi.org/10.1093/bjc/azv083>

④ Walklate, S. (2016). Whither criminology: Its global futures?. *Asian Journal of Criminology*, 11, 48.

⑤⑥ Garland, D. (2021). What's wrong with penal populism? Politics, the public, and criminological expertise. *Asian Journal of Criminology*, 16, 258, 271. <https://doi.org/10.1007/s11417-021-09354-3>

⑦ Bernard, T. J., Snipes, J. B., & Gerould, A. L. (2019). *Vold's Theoretical Criminology* (8th e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⑧ Messner, S. F. (2015). When West Meets East: Generalizing Theory and Expanding the Conceptual Toolkit of Criminology. *Asian Journal of Criminology*, 10, 117-129. <https://doi.org/10.1007/s11417-014-9197-3>

⑨ Braithwaite, J. (2015). Rethinking Criminology Through Radical Diversity in Asian Reconciliation. *Asian Journal of Criminology*, 10, 183-191. <https://doi.org/10.1007/s11417-014-9200-z>

指出了在犯罪學學科中亞洲犯罪學的特殊優勢和使命：“亞洲犯罪學在地理和文化方面處於南北和東西方的積極交匯點是無關緊要的。從概念上和方法論上，對犯罪學事業以及這種不同思維可能產生的爭論進行不同的思考是很合適的。”^①

這些觀察和批評有助於闡述亞洲犯罪學的使命。亞洲犯罪學是學科的新的增長點，本文將詳細闡述亞洲犯罪學如何發展犯罪學。即它利用亞洲的特徵發現和強調以前主流犯罪學省略或忽略了的犯罪和司法中的一些本質特徵、用更寬的視野和來自亞洲的見解促進對犯罪和司法的普遍理解、為亞洲和國際上的犯罪和司法控制做出理論和實際政策貢獻和影響。

三 亞洲犯罪學的概念

我定義亞洲犯罪學為亞洲境況下犯罪與司法的研究。它從亞洲境況中汲取了傳統犯罪學中缺失的或忽略的內容，犯罪學可以從亞洲境況、特徵中獲得新的見解。亞洲犯罪學的重點是境況和深層的內容，而不是其地理或各個群體邊界。亞洲犯罪學的主要貢獻不是瞭解地理或群體邊界的細節，而是瞭解境況的知識。

該定義將有助於消弭理解亞洲犯罪學方面的一些混亂。利昂·穆薩維（Leon Moosavi）曾批評道“亞洲犯罪學由東亞犯罪學家主導，這可能意味著稱呼為‘東亞犯罪學’比‘亞洲犯罪學’更準確”。^②然而，亞洲犯罪學中的“亞洲”不僅僅是一個地理概念，更是亞洲犯罪學關注亞洲境況的一個焦點。亞洲犯罪學家是研究亞洲犯罪和司法的人，不需要是亞洲人，或者以任何方式在任何地理意義上被認為是或者物理上是與亞洲有聯繫。亞洲境況可以是指一個地方，一個國家，一個群體或整個亞洲。

（一）亞洲犯罪學的方法

如上所述，亞洲境況不是一個地理概念，而是一個研究主題。該方法旨在獲得新見解、擴展知識、以及取得更為廣泛的認識，以令一般認識臻至更高水平。筆者將這種方法定義為“以境況為焦點的方法”^{③④}。它為犯罪學家提供了基於亞洲境況的研究機會。它使學者可以更加關注不同文化背景對亞洲社會中犯罪和刑事司法系統的影響。

該方法強調揭示亞洲某些地區或群體中被忽略或遺漏的信息，同時強調了不同的意見和觀點的重要性。由於各種宏觀或微觀原因，這些地點、群體、觀點在以前被忽略或遺漏，並且由於其在傳統犯罪學範式中的特殊性而沒有得到很好的呈現。沒有這些內容，犯罪學就沒有完整的犯罪和司法知識。

（二）關於亞洲犯罪學概念的混淆

當批評者將明確的界限或群體的識別作為研究的重點和先決條件時，錯誤的亞洲犯罪學的概念就會引起很多困惑。有許多問題，例如“亞洲如何定義？”，“亞洲犯罪學是亞洲人產生的嗎？”，“我們如何定義‘亞洲人’？”，等等。出於同樣的原因，批評家可以問什麼構成了“西方”或“非西方”。基於對亞洲犯罪學概念的這種困惑，批評家可以進一步質疑非西方人“反向歧視”的可能性，或者亞洲群體可以在造成亞洲犯罪學等級不平等的程度上榮耀自己，從而無視西方犯罪學範式的貢獻。^⑤

這些混淆是基於對群體的概念化，例如“亞洲”或“亞洲人”，作為討論其他問題的基礎。

① Walklate, S. (2016). Whither criminology: Its global futures?. *Asian Journal of Criminology*, 11, 48.

②⑤ Moosavi, L. (2019). A friendly critique of ‘Asian criminology’ and ‘Southern criminology’. *The British Journal of Criminology*, 59(2), 263, 257-275. <https://doi.org/10.1093/bjc/azy045>

③ Liu, J. (2021). Asian Criminology and Non-Western Criminology: Challenges, Strategies, and Directions. *International Annals of Criminology*, 59(2), 103-118.

④ Liu, J. (2022). Asian Criminology—Elaborating Its Concepts, Approach, Paradigm, and Future. *Asian Journal of Criminology*, 1-9.

然而，群體、地域或人的界限，在筆者看來，只是一種方便用來暫時表達學術思想的標籤。這些邊界本身是動態的，通常會隨著時間的流逝而改變。認識到內容的代表性不足比準確識別這些臨時邊界更重要。

為了解決此類疑問，犯罪學家可以將“以境況為焦點的方法”作為亞洲犯罪學的方法。這樣研究的主要目的就是從對特定的境況或群體的研究中獲得見解，以增強對發現的事實或犯罪學意義的一般理解。通過亞洲經驗的分享，將打破國際學者對亞洲犯罪學和亞洲範式的誤解。

四 亞洲犯罪學範式

2009年，筆者發表了一篇論文，該論文提出了亞洲犯罪學的統一範式。該論文認為，“統一範式下共享的概念框架、研究方法和制度化極大地促進了一門科學的快速發展。”^①該文引用科學史作為證據，證明一門成功的學科在快速發展時通常得到範式的支持。^{②③}

然後，筆者將亞洲犯罪學範式定義為“一個由一組相對統一的概念、方法、制度化的犯罪學組成的框架。這個框架構成了對話、辯論和討論的共同基礎，並包括一些普遍共同用於評估研究和計劃的標準，以及相對明確的進步方向”^④。

亞洲犯罪學和其方法的概念是亞洲範式框架的基石。以境況為焦點的方法表明，如果我們的研究計劃通過專注於研究特定境況來設定發現事實和見解的目標，並且進一步擴展這些見解和知識以增強一般犯罪學知識，那麼它可以是最有成效的。在以多樣性為特徵的亞洲背景下，“亞洲犯罪學的範式應考慮亞洲的多樣性，特別是鼓勵對特定亞洲背景，傳統，理論或實踐模型的深入研究，尤其是亞洲的話題”^⑤。因此，“以境況為焦點的方法”通過專注於研究一種特定境況來幫助犯罪學家發現事實、獲得新見解，然後進一步擴展這些見解和知識，以獲得犯罪學的普遍知識。

（一）方法

如果不充分檢查和考慮不同的境況，就不可能對犯罪和司法有一個普遍的理解。過去的研究通常集中在西方境況上，而非西方境況經常被忽略。西方研究人員通常認為他們的理論普遍適用於所有境況。然而，一些實證研究發現西方理論不能適用於非西方的境況，許多學者質疑西方理論對非西方社會的適用性。^⑥亞洲範式幫助犯罪學家發現西方遺漏或被忽視的犯罪和司法內容，並從亞洲社會的境況中發現被忽視的聲音和觀點。

亞洲各個國家都有自己有效的處理犯罪的方法。^{⑦⑧}儘管亞洲國家的許多做法在西方人看來可能並不“正統”，甚至在西方既定觀點看來似乎無法接受，但關注境況將有助於我們在境況中理解犯罪和司法的內容和意義，這可能會提供一些新的見解。這些見解可以為改革提供建議。例如，“調解”是處理糾紛和輕微刑事案件的司法程序，其中蘊含著中國傳統文化中儒家思想的智慧。^⑨儘管不同國家的司法系統具有自己的文化背景，但較少的研究集中在境況和文化上。在實

①③⑤ Liu, J. (2009). Asian criminology—challenges, opportunities, and directions. *Asian Journal of criminology*, 4, 7,1-9, 8.

② Kuhn, T. S. (1996). *The Structure of Scientific Revolutions* (3rd ed.).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④ Liu, J. (2018). The Asian Criminological Paradigm and How It Links Global North and South: Combining an Extended Conceptual Tool box from the North with Innovative Asian Contexts. In K. Carrington et al. (Eds), *The Palgrave Handbook of Criminology and the Global South* (pp. 63). Palgrave Macmillan, Cham. https://doi.org/10.1007/978-3-319-65021-0_4

⑥ Liu, J., Yu P., & Zhang J. (in press). “The State of criminology in East Asia” in Carla Sepulveda Penna and Luiz Dal Santo (Eds) *Southernising Criminology: Challenges, Horizons, and Praxis* published by Routledge.

⑦ Liu, J. (2011, December 15-19). *Asian paradigm of criminology* [Keynote address]. Third Asian Criminological Annual Conference, Taipei, Taiwan.

⑧ Liu, J. (2012, August 20-22). *Concept of justice: From a perspective of Asian paradigm* [Keynote address]. Fourth Annual Conference of Asian Criminological Society, Seoul, South Korea.

⑨ Messner, S. F., Zhang, L., Zhang, S. X., & Gruner, C. P. (2017). Neighborhood crime control in a changing China: Tiao-Jie, Bang-Jiao, and neighborhood watches. *Journal of Research in Crime and Delinquency*, 54(4), 544-577.

證研究中，文化背景更多地被用作控制變量，而不是經過進一步研究後將文化背景作為自變量或因變量。

亞洲範式還可以指導犯罪學家利用多樣性為我們提供研究機會。犯罪學家可以仔細、深入地研究不同地區和文化中犯罪和司法的特殊模式。通過實證研究向世界介紹亞洲文化中存在的獨特模式。通過分享亞洲經驗來豐富人類的經驗和我們對犯罪學的集體知識。

（二）發展犯罪學理論的途徑：一條三階段的途徑

要發展犯罪學理論，可以采用一個三階段路徑。首先是檢驗并測試已經建立的起源於西方的理論。嚴格的經驗測試對於每個理論的誕生都是必不可少的。經驗測試可以確保理論的正確性和可重複性，使得理論能夠在不同的時間、空間下得到驗證和應用，為其形成一個普適性理論奠定基礎。

其次，對現有理論進行理論闡述，以針對亞洲境況對其進行修改。這條道路要求在新的境況下重新研究理論。^②現有理論不可能完全適合亞洲境況，也不可能完全不適合亞洲境況。詳細說明理論時，有必要確認理論的哪一部份適用和不適用於亞洲境況，以反映境況的重要性。犯罪學家需要立足於亞洲的文化背景，結合亞洲社會的發展現狀，在亞洲進行研究，發現現有理論中可以為亞洲社會所借鑒的部份。或者發現現有理論在亞洲境況下的局限性，並針對這一局限性提出亞洲思維，為該理論貢獻一部份亞洲經驗。

最後，則是根據亞洲背景提供的證據提出的新理論。此一階段最有貢獻，即根據亞洲背景提供的證據提出新理論。然後通過與其他理論的比較研究，整合西方和非西方犯罪學的理論，以獲得更普適的理論。目前，犯罪學家仍舊追求有一個普適的犯罪學理論，許多學者在這方面做出了理論貢獻。通過研究亞洲並提出適合亞洲境況的犯罪學理論，犯罪學家可以在建立犯罪的一般理論的過程中貢獻亞洲的經驗。

沿著亞洲犯罪學范式的维度，我們在理論前沿取得了重要進展。^{③④}包括筆者在內的研究者發展了亞洲範式理論，並進一步提出了作為社會特徵的關係主義概念，以及“關係理論”。^{⑤⑥⑦}然後，這些理論上的努力進一步被發展為“關係主義理論”^⑧，這些努力得到了國際犯罪學家的高度評價。^{⑨⑩}這表明文化在犯罪學中具有研究價值，文化對犯罪和刑事司法都具有相當大的影響。

亞洲犯罪學的一個重要貢獻是為西方和亞洲之間的比較研究提供了機會。六大文明：埃及、兩河流域、印度、中國、墨西哥（包括奧爾密克文化和瑪雅文化）和秘魯。這些文明發源地中，

- ① Liu, J. (2023, January/February). Asian Criminology- Concept and Development. *The Criminologist*, 49(1), 42. https://asc41.com/wp-content/uploads/ASC_Criminologist_2023_01.pdf
- ② Liu, J. (2018). The Asian Criminological Paradigm and How It Links Global North and South: Combining an Extended Conceptual Tool box from the North with Innovative Asian Contexts. In K. Carrington et al. (Eds), *The Palgrave Handbook of Criminology and the Global South* (pp. 63). Palgrave Macmillan, Cham. https://doi.org/10.1007/978-3-319-65021-0_4
- ③ Liu, J. (2009). Asian criminology—challenges, opportunities, and directions. *Asian Journal of criminology*, 4, 1-9.
- ④⑪ Zhong, H., & Zhang, S. Y. (2021). Social Control of Crime in Asia. In *Oxford Research Encyclopedia of Criminology and Criminal Justice*.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⑤ Liu, J. (2014), “Culture and Criminal Justice – A theory of Relational Justice”. Keynote Address at the Sixth Annual Conference of Asian Criminological Society. Osaka, Japan, June 27-29, 2014.
- ⑥ Liu, J. (2016). Asian Paradigm Theory and Access to Justice. *Journal of Contemporary Criminal Justice*, 32(3), 205-224.
- ⑦ Liu, J. (2017). The New Asian Paradigm: A Relational Approach. In Liu, J. (Ed.) *Comparative Criminology in Asia* (pp. 17-32). Cham: Springer.
- ⑧ Liu, J. (2021). Asian Criminology and Non-Western Criminology: Challenges, Strategies, and Directions. *International Annals of Criminology*, 59(2), 103-118.
- ⑨ Braithwaite, J. (2015). Rethinking Criminology Through Radical Diversity in Asian Reconciliation. *Asian Journal of Criminology*, 10, 183-191. <https://doi.org/10.1007/s11417-014-9200-z>
- ⑩ Messner, S. F. (2015). When West Meets East: Generalizing Theory and Expanding the Conceptual Toolkit of Criminology. *Asian Journal of Criminology*, 10, 117-129. <https://doi.org/10.1007/s11417-014-9197-3>

有三處位於亞洲（美索不達米亞、古印度、中國），尤其是中華文明，一直傳承至今。這無不體現出亞洲與西方有著不同的文化背景。筆者曾提到“由於存在巨大差異，亞洲是與西方進行比較的絕佳境況”^①。蘇珊娜·卡斯特德 (Susanne Karstedt) 還指出，比較研究“提供了新的見解、新的理論和創新觀點的機會”^②。美國前犯罪學會會長芙蕾達·阿德勒 (Freda Adler) 認為“全球化為我們提供了進行跨文化測試和犯罪學理論發展的機會”^③。可見，亞洲作為犯罪學研究對象的潛力是無限的，亞洲境況可以為現代犯罪學的發展提供不可或缺的契機。犯罪學家應將注意力轉向亞洲和其他非西方社會，以填補非西方背景下犯罪學的研究空白。

五 亞洲範式的制度化

制度化建立了亞洲範式的基礎設施。正如筆者之前所說：“制度化包括建立學術協會和其他學術網絡、學術期刊和教育計劃，從而促進亞洲犯罪學界內部以及與世界其他地區的交流”^④。到目前為止，我們已經建立了亞洲犯罪學學會，創立了『亞洲犯罪學』雜誌，建立了“施普林格叢書系列之亞洲犯罪學與刑事司法研究” (Springer Series on Asian Criminology and Criminal Justice Research)，並在多個亞洲國家幫助制定了犯罪學學術教育項目。

亞洲犯罪學學會的建立提供了一個重要的平台。亞洲犯罪學學會年度會議在促進學術網絡的發展和國際學者之間的交流方面取得了巨大成功。在這種情況下，亞洲國家的犯罪學家還建立了發展亞洲犯罪學的機構。許多亞洲國家都有全國性的犯罪學學會；一些國家在亞洲犯罪學學會的支持下建立了全國性的協會。例如，斯里蘭卡於2015年成立了斯里蘭卡犯罪學學會，吉瓦·尼雷拉 (Jeeva Niriella) 當選為該學會主席，並於2022年當選為亞洲犯罪學學會副主席。

在過去的幾年中，『亞洲犯罪學』期刊在學界的聲望與日俱增，這體現在其國際學術排名的提高上。該刊於2018年入選社會科學引文索引 (Social Sciences Citation Index™)。最近，SCImago在2021年發佈了最新的期刊排名 (SCImago Journal Rank, SJR) 清單。『亞洲犯罪學』期刊再次上榜法律學科“前25%的期刊” (Q1)，在Scopus全球818種法律期刊中排名第60位，躋身法律期刊前10%。CitesScore™是愛思唯爾 (Elsevier) 在2016年啟動的期刊評估系統，許多國際知名的出版商都使用，包括施普林格·自然 (Springer-Nature)、泰勒與法蘭西斯出版集團 (Taylor & Francis)、愛思唯爾 (Elsevier)、牛津大學出版社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等。根據其最新數據，『亞洲犯罪學』期刊從2020年法學類期刊第126名 (共722名) 上升至2021年法學類期刊第75名 (共801名)，在CitesScore™排名中，升至前10%的法學類期刊，並在第一季度的法學類期刊中佔主導地位。這反映出亞洲犯罪學吸引了眾多國際學者，也表明亞洲犯罪學研究可以達到西方研究的水平。這些成就肯定了我們努力的結果，並鼓勵我們在亞洲境況下積極參與犯罪學研究。

與亞洲犯罪學有關的書籍也應運而生。“斯普林格叢書系列之亞洲犯罪學與刑事司法研究” (Springer Series on Asian Criminology and Criminal Justice Research) 於2018年創刊，迄今已出版10本叢書。其他著作如2014年出版的『亞洲犯罪學手冊』 (Handbook of Asian Criminology) 和2015年出版的“帕爾格雷夫叢書系列”之『亞洲犯罪學與刑事司法的進展』 (Palgrave Advances

① Liu, J. (2009). Asian criminology—challenges, opportunities, and directions. *Asian Journal of criminology*, 4, 7.

② Karstedt, S. (2001). Comparing cultures, comparing crime: Challenges, prospects and problems for a global criminology. *Crime, Law and Social Change*, 36, 285.

③ Adler, F. (1996). Our american society of criminology, the world, and the state of the art—The american society of criminology 1995 presidential address. *Criminology*, 34, 5.

④ Liu, J. (2018). The Asian Criminological Paradigm and How It Links Global North and South: Combining an Extended Conceptual Tool box from the North with Innovative Asian Contexts. In K. Carrington et al. (Eds), *The Palgrave Handbook of Criminology and the Global South* (pp. 75). Palgrave Macmillan, Cham. https://doi.org/10.1007/978-3-319-65021-0_4

in *Criminology and Criminal Justice in Asia*），後者已出版20本。

犯罪學學術教育計劃是該學科的主要基礎建設，並且在亞洲國家和地區取得了非常顯著的增長。中國、馬來西亞、印度、以色列、烏茲別克斯坦等多個亞洲國家和地區建立了自己的犯罪學專業和學術機構，並且這種增長趨勢一直在持續。^①

六 未來的方向

亞洲在犯罪和司法的實踐上已有幾千年的歷史。中國戰國時期的『法經』是中國歷史上第一部較為完整的成文法典；^②中国古代典籍『尚書·夏書』中“與其殺不辜，寧失不經”是最早記載的疑罪處理模式；^③漢謨拉比法典目前仍舊是世界上最早的一部系統性的法典。但是“亞洲犯罪學”的概念在2009年才首次提出來。^④在此之前，西方犯罪學一直處於世界領先地位，很少有非西方犯罪學受到國際犯罪學家的關注；許多犯罪學的概念也源自西方背景下的實證研究。此外，非西方境況本身存在著不同的社會文化傳統，這使得非西方犯罪學家很難達成統一的共識。非西方犯罪學家需要找到擺脫這種困境的方法，而亞洲犯罪學找到了。

正如學者的統計數據和發現所表明的那樣，新概念和範式的作用是團結努力和興趣，迅速發展研究和學術活動。^{⑤⑥}越來越多的學者可以通過新的概念進行新的研究，從而瞭解亞洲境況和亞洲犯罪學。隨著越來越多的學者加入對亞洲的研究，亞洲的犯罪學研究將進一步得到發展，成為國際犯罪學研究中不容忽視的趨勢。

亞洲犯罪學和擬議的亞洲範式的概念對研究和政策具有豐富的影響。以境況為焦點的方法可以指導學者專注於研究主題的文化和傳統。通過在亞洲社會進行研究，學者不僅可以獲得適合當地社會的理論研究經驗，而且還可以通過與其他學者溝通來達到超越於亞洲背景的理论共識。

解決問題的一個路徑則是發展市場需求。^⑦亞洲犯罪學家需要加深他們對不同國家市場需求的理解。如前所述，每個國家都有自己的刑事司法系統和對犯罪的理解。因此，不同國家對犯罪學的需求不同，例如東南亞國家對反毒品工作的需求，中亞國家對反恐工作的需求，南亞國家對社會穩定工作的需求，以及東亞國家解決由經濟發展帶來的社會變遷的需求等等。犯罪學家需要結合研究區域的實際情況和現實需求，提出建設性的政策建議和理論，滿足當地對犯罪學的需求和期望。由此可見，亞洲對犯罪學有很大的需求，尤其是一套適合亞洲社會背景的犯罪學理論。

在如此巨大的需求背景下，犯罪學家必須提供高質量的產品，包括學術知識、政策舉措和實踐設置。為實現這一目標，我們需要建立更先進的犯罪學項目，以培養更多紮根於本土犯罪學研究的年輕學者。同時，還要加強國際交流與合作，學習其他研究的前沿方法。將掌握的前沿方法利用到對亞洲問題的研究上，使得研究的成果能夠得到國際學者的認可，達到國際學術標準。進而增強亞洲犯罪學的影響力，吸引國際學者參與到對亞洲問題的研究中來。

犯罪學作為一門交叉學科，加強跨學科合作至關重要。犯罪學家需要打破學科之間的偏見和差距，充分利用各學科的優勢，發掘學科間的聯繫，鼓勵不同學科間學者的合作。例如警察合法性與大眾傳媒的研究、基因對犯罪行為的影響、年齡與犯罪的關係等，甚至是一些方法論的研究。犯罪學家還可以擴大對刑事政策的研究，將犯罪學和法學的教義學的研究聯繫起來，回應刑

①⑥ Liu, J. (2022). Asian Criminology—Elaborating Its Concepts, Approach, Paradigm, and Future. *Asian Journal of Criminology*, 1-9.

② 何勤華. (2014). 『法經』：中國成文法典的濫觴. 檢察風雲, (8), 36.

③ 蔣鐵初. (2010). 「中国古代的罪疑惟輕」. 『法學研究』, 196.

④ Moosavi, L. (2019). A friendly critique of 'Asian criminology' and 'Southern criminology'. *The British Journal of Criminology*, 59(2), 257-275. <https://doi.org/10.1093/bjc/azy045>

⑤ Belknap, J. (2016). Asian criminology's expansion and advancement of research and crime control practices. *Asian Journal of Criminology*, 11, 249-264. <https://doi.org/10.1007/s11417-016-9240-7>

⑦ Liu, J. (2021). Asian Criminology and Non-Western Criminology: Challenges, Strategies, and Directions. *International Annals of Criminology*, 59(2), 103-118.

事政策與刑法關係的爭論。儘管目前，犯罪學作為一門學科，是屬於社會科學還是法學，抑或是獨立學科，目前仍有爭議。但其交叉學科的性質決定了犯罪學可以同時擁有多門學科的特徵。無論犯罪學開設在哪種學科之下，都應積極加強與其他學科的交流與合作。

綜上所述，亞洲境況下的犯罪學研究是一個值得挖掘的寶礦，也是一個值得深入探討的課題。亞洲擁有龐大的人口數量，經濟發展迅速，其產生的社會問題與西方不盡相同。而且亞洲各國文化上的不同造成了各國人民群眾對犯罪的有著不同的認識，對犯罪的不同認識使得不同國家在刑事立法中對不同行為的定罪量刑標準會有不同，甚至會產生出一些有著地區特色的罪名和刑罰，這也使得亞洲各國之間也存在不同的犯罪問題。因此不能單純地將西方的犯罪研究概念生搬硬套在亞洲各國。但亞洲犯罪學的概念和範式無不體現出其並不是“亞洲的犯罪學”，而是“犯罪學中的亞洲”。亞洲犯罪學致力於在犯罪學領域中貢獻來自亞洲的經驗與成果，彌補犯罪學長期發展以來對文化、境況的忽視，從而為構建普適的犯罪學理論做出理論貢獻。亞洲多樣化的文化環境既給犯罪學家提供了開展研究的機遇，也給犯罪學家造成了挑戰，但這更是未來犯罪學研究發展的方向。

[責任編輯：林少陽]